

章回小说丛书之一

王树国 等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飞叉王智斗群魔



章回小说丛书之一

飞叉王智斗群魔

王树国等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87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田仲三

装帧设计：姜 录

飞叉王智斗群魔

Feichawang Zhldou Qunmo

王树国 等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省牡丹江印刷厂 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 9

字数180,000

1987年3月第1版

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8,613

统一书号:10360·95 定价:1.55元

目 录

飞叉王智斗群魔..... 王树国 (1)

盗 马 计..... 刘 礼 (163)
边保法

黎明前的枪声..... 鲁 波 (241)
刘 峰

飞叉王智斗群魔

王树国

王又平半精製

王國

第一回 楞头青愤怒毁布告 包老大息事宁敌酋

1915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下午，胶东半岛南部海风突起，乌云骤布方圆几十里的黄海盐场，被突变的风云搅得一片黑暗。

盐民们哪里还有心思干活？他们三个一帮，五个一伙，横眉冷对那房顶飘着太阳旗的黄海盐务局，七嘴八舌，骂风咒云，加上大海涨潮的怒吼声，风车车水的喧哗声，海鸥低飞的尖叫声，盐场显得异常混乱。

盐民们有的叼着旱烟袋，喷烟吐雾，指手画脚，你一言我一语正骂得起劲，忽见两匹战马冲出盐务局的大门，沿着盐场中心大道飞奔而来。

战马威风凛凛地奔驰到盐民中间，从马上跳下一高一矮两个家伙：那个戴礼帽、穿大褂、鼻子上架着金丝框眼镜的细高个，姓刁名天一，是黄海盐务局局长龟太的日语翻译；那个穿军装、持手枪，满脸横肉的胖矮子，是警队队长尾崎。

提起刁天一，盐场三百多名盐民都知道，他逢人总是一脸笑，遇上官吏笑容可掬，看到洋人笑容满面，相逢亲友笑得甜蜜，碰到冤家对头未语先开笑口，是个笑里藏刀、臭名

远扬的笑面虎。他靠当年在青岛洋学堂学过几年德语和日语，自诩是外语专家。德国强占山东，德国人海格尔当黄海盐务局长时，刁天一当过海格尔的德语翻译。龟太杀进盐场，刁天一又摇身一变成了龟太的日语翻译。此刻，刁天一齧着满嘴金牙，眉开眼笑地向尾崎耳语了几句，然后取出一张墨迹未干的“告示”，糊在破屋墙上，笑嘻嘻地对在场的盐民们说：“乡亲们！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咱们黄海盐场，也得有个规章制度。这是龟太局长亲自拟定的盐场法，用布告的形式公布于众，请大家细看、牢记、照办！”

刁天一的话音未落，只听“叭”的一声枪响，尾崎举着冒烟的手枪，声嘶力竭地吼道：“大日本帝国的布告，违抗的，统统地枪毙！”

飞扬跋扈的尾崎，自以为这示威性的一枪能把盐民镇住，能老老实实在地听他们东洋人摆布。岂不知，这些经过台风吹、海浪打、烈日晒、盐担压的盐民，个个钢筋铁骨，胆大包天！把尾崎刚才放的那一枪、说的那些话，当成了狗臭屁！至于那张布告，他们更没有放在眼里。从来就好动手动脚、盐场闻名的愣头青，没等刁天一和尾崎离开现场半里地，就手指墙上的布告，亮开粗葫芦大嗓门说道：“我正愁没有擦腚纸哩！这张布告撕下来，少说能擦四回腚！”说罢，愣头青正要伸手撕布告，忽听从人丛中发出一声吼叫：

“住手！”

这吼声，如同晴天霹雳，震得在场的上百名盐民一齐打了个愣怔。愣头青也禁不住打了个寒颤，慌忙把手缩了回来。

高人一头，虎背熊腰，魁梧得象武松似的包老大，昂首挺胸，大步流星地来到愣头青面前，手指墙上的布告，接着又打雷似的吼道：“你愣头愣脑的就知道瞎撕！这布告上面写了些什么东洋玩艺儿你知道吗？让大伙开开眼，再当擦屁股纸也不晚！”包老大转怒为喜，憨笑一声，不好意思地又道：“俺老包，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口袋，这布告，干瞪眼不会念。愣头青，你好歹喝了两年墨水，给大伙儿从头到尾念一遍！”

愣头青笑道：“不是我愣头青吹牛，念这张洋布告，是张飞吃豆芽——小菜！”说罢，使劲咳嗽了一声，清了一下嗓门的痰，两腮一鼓冲着布告猛一吐，然后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大声念道：

“黄海盐务局布告：一、德国盐警已被我日军统统驱逐，自今日起，盐场由以龟太为首的日本盐警队接管。二、全体盐民必须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该盐场的一切权利。三、废除海格尔的盐民吃盐免费制度，盐民同渔民、农民一样，吃盐必须花钱买并交盐税。四、盐民偷盐或勾结乡亲偷盐，统统枪毙。五、盐民夜间要轮流协助盐警队保卫盐场，无故缺勤者，枪毙。六、盐民的姑娘要轮流到盐务局给盐警洗衣，无故不到者，枪毙。此布告自明日起执行。公元一九一五年五月十日。”

愣头青刚把布告念完，盐民们顿时象油锅里猛浇了一瓢凉水，“腾”的一下炸开了！

“西洋鬼子喝咱们盐民的血，吃咱们盐民的肉，已经够厉害的了，想不到这东洋鬼子比他们还厉害！”

“盐民吃自己晒的盐还要花钱交税，这是什么世道！”

“黄海是咱们中国的，盐场是咱们盐民的，为什么洋鬼子在黄海盐场横行霸道？”

……

鼎沸的吵骂声中，突然冒出了一句尖厉的声音：“龟太！我操你八辈子洋祖宗！”只见愣头青气得两眼冒火，双脚一跺，一溜烟登上五丈多高的盐垛顶，面向一里以外的盐务局，跳着高儿破口大骂：“龟太！老子就是不听你鬼叫！你敢枪毙俺们一个人，把你掀到海里喂鲨鱼！”

“愣头青象发了疯似的，指手画脚，连蹦带跳，越骂越有劲头。盐垛下面掌声雷动，一片欢腾：

“愣头青！你骂得真过瘾呀！”

“愣头青！你喘口气再骂呀！”

“愣头青！嗓门儿再大一点呀！”

……

愣头青只顾登高痛骂，不觉盐垛四周聚满了二三百名呐喊助威的盐民。他见眼下这么多乡亲在捧场，更加欣喜若狂！干脆脱下破褂子往盐垛下面一扔，喷着唾沫星子，骂得更来劲了！

不料，包老大不愿意了，手指愣头青，高声咋呼道：“东洋鬼子在一里以外，你骂管个屁用？快给我滚下来！”

“哼！东洋鬼子听不见我也要……”

愣头青还没有把“骂”字喊出来，只听“叭叭叭”从西北方传来了尖厉的枪声。

“趴下！快趴下！”包老大见势不妙，一边向愣头青高声呐

喊，一边飞步登上盐垛顶。愣头青哪里肯听？还是在跺脚骂个不休。包老大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上前猛击一掌，愣头青惊叫一声，从盐垛顶上滚了下来，要不是青年盐民王海豹扑上前去接住愣头青，非摔他个鼻青脸肿不可。

包老大为什么要把愣头青推下盐垛？原来，当年包老大参加过义和团运动，亲眼见过八国联军中的日本鬼子枪法很准，站在高处舞矛练盾的同伙，曾被埋伏在一里地以外的日寇打死了十几个。刚才，要不是包老大眼疾手快把愣头青一掌推下盐垛顶，非被日本盐警打倒不可。何以见得？有枪伤为证：愣头青右耳朵上端，分明被子弹穿了一道岔口，鲜血正在一滴一滴地淌在肩膀上。要不是包老大闪电般地推倒他，那颗子弹非钻进脑袋不可。

愣头青感激地看了包老大一眼，弯腰抓起他晒盐用的铁锨，飞步奔到盐池边，用力挖起一锨稀泥，朝着盐民休息室的墙壁一扔，只听“啪唧”一声，那张布告一下子被稀泥糊成了麻子脸。那破屋的墙皮本来就又碱又潮，贴不住布告，愣头青又甩上一锨稀泥，布告“呼啦”一声坠落到盐碱地上。愣头青冲过去，弯腰抓起四分五裂的烂布告，一下子抛进盐壕里去了。众盐民手舞足蹈，齐声喝彩、大快人心！

不料，愣头青这一锨稀泥却闯下了一场大祸！

事隔不到一刻钟，龟太带领三十多个荷枪实弹的日本盐警，杀气腾腾地赶到现场。是龟太得知布告被毁坏的消息了吗？不，盐民没有向他通风报信的，他还蒙在鼓里。那么，天色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呢？肯定是愣头青刚才在盐垛顶上的举动，被他从望远镜里发现了，他命令盐警打了几枪不死

心，又亲自来查个水落石出。

愣头青若不糊那锹稀泥，龟太来了还好对付，这刚贴出来的布告不见了，等于给他当头一棒，耀武扬威的东洋鬼子怎肯罢休？老孙头等上了年纪的老盐民，交头接耳地埋怨愣头青不该这么莽撞，主张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大伙赶快躲回家去。王海豹等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说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主张一不做二不休跟东洋鬼子干到底。愣头青还是那个愣脾气，双手紧握锃亮的铁锹，虎声虎气地吼道：“我闯下的祸我来收拾，割了头不就是碗口大的一个疤嘛！大伙都躲开！我来对付龟太！”

还是包老大饱经风霜，见多识广，有对敌斗争经验。他趁龟太一伙还没有赶到，争分夺秒地对大伙儿说道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何况愣头青又上垛顶骂了龟太，挖泥毁了布告，龟太来了肯定不能轻饶了咱老少爷儿们。躲，那是笨办法！越躲越坏事；拚，也不是妙法，龟太一伙有洋枪洋炮，咱们赤手空拳硬拚，肯定要吃大亏。我倒有个好法，也许能把东洋鬼子糊弄过去。”

包老大马上让盐民们把头上的雨笠赶快扔到盐壕里。他和王海豹爬上房顶，故意把房顶上的旧茅草大把大把地抽出来，顺着海风扔进盐壕里。同时，包老大让七、八个壮小伙子往房顶上扔修房备用的新茅草，还让大伙往房顶上扔稀泥，假装在抢修被海风刮坏了的破草房。

包老大带领大伙正在假忙活，笑面虎刁天一陪着龟太骑马来到现场。老奸巨猾的龟太，蛤蟆嘴，猴子腮，老鼠眼，酒糟鼻，个子没有五方豆腐高，却脚穿高筒皮靴，腰挂三尺

多长的指挥刀，显得又胖又矮，活象个妖怪。这个家伙，出生在日本广岛，少年时父母双亡，靠偷盗诈骗过日子。后来他应征入伍，在日本军界当骑兵。一九〇〇年，他随八国联军进攻中国，直到辛亥革命那一年才返回日本，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。

此刻，他让笑面虎把包老大从房顶上叫下来，一双老鼠眼滴滴溜地上下打量了一下包老大，然后倒背着双手，阴阳怪气地问道：“包老大，你是这盐场三百名盐民的首领吗？”

包老大不慌不忙，抽着旱烟答道：“不错。在场的这些乡亲们都听我的。”

龟太“噗哧”一笑，伸出大拇指道：“包老大！你忠厚诚实，不愧是山东大汉！我早就听说，山东人是讲义气、说实话的，你又是盐民的带头人，那么……请你把刚才上盐垛顶故意闹事的那个青年盐民交出来吧！”

包老大仰脸朝天哈哈一笑，磕掉烟灰收起烟袋，大声说道：“龟太局长，你冤枉好人了！德国盐警在这里欺压盐民，糟蹋女人，不得人心，你们把他们赶出山东接管盐场，俺们盐民个个拍手称快，欢天喜地！怎么还会有人故意闹事？刚才，盐垛顶上那个小伙子，是在扭秧歌欢迎你们呀！”

龟太一听，喜得两只老鼠眼眯成了一条缝，拍着包老大的肩膀，咧着蛤蟆嘴笑道：“包老大，如此说来，这是一场不该发生的误会。”

正在包老大化险为夷之际，刁天一猛然发现他和尾崎张贴的那张重要布告不见了，他连忙报告了龟太。龟太一听，突然大怒，“噌”的一声拔出明晃晃的指挥刀，往包老大胸

前猛一劈，横眉立目地厉声喝问：“包老大！那张布告怎么无影无踪了？”

笑面虎刁天一也一反常态，装腔作势地紧接打边鼓：“老包，是谁把布告撕毁了？”

早已做好了斗敌思想准备的包老大，面不改色心不跳，双手把粗腰一叉，若无其事地笑道：“堂堂盐务局的布告，小小盐民谁敢戳一指头？是刚才从海上来了一阵龙卷风，把墙上的布告、房顶上的茅草，还有大伙儿头上戴的破雨笠，一下子刮进盐壕里了。不信你看！”

龟太扭头一看，又宽又长，满是海水的盐壕，水面上果然飘浮着一些茅草、雨笠，但不见布告的踪影，包老大见龟太仍在疑神疑鬼，便灵机一动，身子一纵，“扑通”一声，跳进齐腰深的壕水里，把漂在水面上的几片破烂布告纸，三下五除二捞在手中，然后爬上盐壕堤坝，送到龟太的手里。

龟太瞪起老鼠眼，仔仔细细地察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把破布告纸片搓揉成一个纸团往壕水里一扔，掏出洁白的手帕擦着手，两眼紧盯着包老大问道：“雨笠是盐民的私产，刮跑了你们不心疼吗？为什么不快下水捞上来？”

包老大一听，这洋老小子旁敲侧击还想在布告上找事，便笑道：“破雨笠值几个钱？抢修房屋比抢捞雨笠更重要呀！这房顶刮坏了不赶快修好，盐民在哪儿休息？休息不好怎么干活晒盐？”

“哈！哈！哈！”龟太三声大笑，“当”的一声把指挥刀往刀鞘里一插，笑道：“包老大，你是中国的巧嘴八哥！很会说话！我问你：那张布告，你看过没有？”

包老大摇头道：“我是个睁眼睛，不识字，听人家念过一遍。”

龟太紧接又问：“你对布告上规定的六条同意还是不同意？说心里话！”

龟太这一问，包老大心里“扑通扑通”一阵紧张。这是为何？包老大只顾为愣头青息事宁洋人，没料到龟太会突然来这么一招。包老大心里想：我老包要是说了实话，不同意那张布告，龟太肯定当场会恼羞成怒，大动肝火，拿我开刀，杀鸡给猴看，我去见阎王不要紧，大伙儿肯定要打抱不平，奋起造反。那么一闹，盐民就要吃大亏了；要是说假话，赞成那张布告，龟太是喜出望外，得意忘形。可是，那样大伙儿会对我恨得咬牙切齿，众叛亲离！因为带头人表态支持这张布告，盐民们只好忍气吞声，照章办事，那样，既劳民又伤财，丧失国格人格，盐民当然要痛恨我包老大了！说实话，不行；说假话，也不行。那么，究竟应该怎样回答龟太呢？

包老大正心急如火，突然，一个人咳嗽一声来到眼前。包老大抬头一看，顿时又惊又喜：心里暗道：嗨！好了！来了为我解围的能人了！”

来人是谁？他是怎样为包老大排难解围的呢？

第二回 王进士为民劝龟太 刁小三受贿害恩师

突然来到包老大身边的这个人，姓王，名宗海，字百川。

清道光二十四年，王宗海出生于胶东半岛黄海镇。六岁，在家乡读家塾。十五岁到北京，拜翰林院编修崔清如，礼部主事周孟伯等人为师。光绪六年登第为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、编修等职。此后，三次为翰林院庶常馆教习，三位国子监祭酒。

一八九四年，中日甲午海战爆发，王宗海坚决站在主战派一边，上书言战，旗帜鲜明。一八九五年一月，日本侵略军在山东荣城湾登陆，抄袭了威海王的后路，清朝的北洋舰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。消息传到北京后，朝野震惊。此时，年已五十岁的王宗海，连夜上疏，请旨回家乡黄海镇，在海阳、乳山、荣城等沿海一带组织训练民团，抵抗日寇。他领取饷银五千两，轻装微服，来到烟台。他在从烟台回黄海镇的路上，曾闹过一个“笑话”。

原来，登州府官员闻听王进士还乡来了，慌忙到烟台迎接。在接近烟台的官道上，是一个衣着平常的老翁骑着骡子挡住了去路，不由分说便把老翁掀在路旁，扬长而去。老翁

没有作声，爬起来骑上骡子继续赶路。后来，大队人马闻知，刚才被掀翻的正是王大人，忙赶上来一齐跪倒请罪，王宗海却笑道：“不知者，不为罪也。不过，今后切不可再这样对待百姓！”

王宗海回到黄海镇，积极组织训练民团，准备与日寇决一死战。但由于慈禧太后卖国求荣，同年四月，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《中日马关条约》。王宗海保家卫国的愿望未得实现。他曾在一首《战倭寇有感》诗中写道：

“岂有雄心辄请缨，
念家已破自魂惊。
归来整旅虾夷散，
五夜犹闻匣剑鸣。”

回京前，他得到老母亲包氏的支持，变卖了部分房产，凑足了由京城带回来在筹办抗日武装中花掉了的五千两饷银，回京后当即交还国库。

一九〇〇年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，慈禧太后带领光绪皇帝及部分王公大臣，仓皇逃往保定，行前命王宗海与侍郎李端沅，为团练大臣，死守京都。当时，清兵毫无战斗力，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，王宗海虽身为文官却敢于身先士卒，率领兵民与侵略军在城门下浴血奋战！侵略军用炮火轰塌了东便门，王宗海带伤回到胶东半岛黄海镇。

王进士的民族气节，与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和行动，决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坚强意志，受到了民众的广泛称赞。当地